

元紀

卷二百七
至三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

續編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果

元紀二十五

起昭慶作噩二月癸酉遷
振遠格十二月凡六年

順帝

諱托歡特穆爾明宗之長子母南宮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大歷二年明宗崩至順元年四月從帝於高麗明年移於廣西之靜江

元統元年春二月托歡特穆爾

舊正安僅帖木爾今改

北行至良鄉京師具鹵簿迎之雅克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

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托歡特穆爾一無酬答雅克特穆爾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

暴崩之故心志日以瞽亂會太史亦言托歡特穆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命巴延爲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

雅克特穆爾奏皇太后而行之雅克特穆爾自文宗復辟遂秉大權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

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之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

女列坐名爲鴛鴦曾見坐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

溺血而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托歡特穆爾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雅克特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

戚奉上璽綬勸進六月己巳托歡特穆爾卽皇帝位于上都詔赦天下 辛未命巴延爲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薩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特穆爾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

功若躬自聽斷則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

丈餘涇水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帝初受佛戒時見瑪哈喇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

士實喇卜曰此何物曰羊心帝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賴嘛賴嘛者帝師也帝遂命

實喇下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能答 前翰林

學士吳澄卒澄答問疊疊使人渙若冰釋四方之士來學者不下千數百人稱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贈江西

行省左丞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秋七月霖雨 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 是月立奇徹氏為皇后后雅克

特穆爾之女也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客龔伯璉集曰是子雖小有

才然非達器恐不得令終祖常固請集固拒之祖常不悅寧宗崩大臣將立帝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

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黜帝居江南使集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臣皆

文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 改吳庚申外史以馬祖常在文宗時亦同草詔者按祖常為中丞非草詔之官且使果同草詔何以諷集使去此說誣也伯璉後

坐事見殺世乃服集知人 九月甲寅中書省言官員遞陞窒礙選法請自省院臺官外其餘不許遞陞從之

庚申詔太師右丞相巴延太傅左丞相薩敦專理國家大事餘皆不得兼領三職 詔免儒人役 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山崩 戊辰詔改至順四年為元統元年 中書省臣言凡朝賀遇雨請便服行禮從之 丁

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放罪狀二十七人 戊子封薩敦為榮王騰吉斯襲父封為太平王 庚子中書省臣

請集議武宗英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 衍聖公孔思晦卒子克堅襲 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地裂山崩令

有司賑被災人民 丁丑起棕毛殿 辛亥追諡濟雅爾 舊作札牙 皇帝為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時寢廟未建

于英宗室次權結綵殿以奉安神主 封巴延為秦王 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權茶運司 是日秦州山崩

地裂 乙卯以雅克特穆爾平江所賜田五百頃復賜其子騰吉斯 詔秦王右丞相巴延榮王左丞相薩敦總

百官總庶政 十二月乙丑廣西徭寇湖南陷道州千戶郭震戰死徭焚掠而去 壬申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

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者獻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乙亥爲皇太后遣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

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疏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明年三月癸卯望日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脩刑政疎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之子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嬖倖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多爾濟巴勒穆呼哩七世孫也 是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岳桂卒岳桂天資孝友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宏廓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邵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是歲以刑部尙書達爾瑪爲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行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達爾瑪詰其使曰國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尙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答里麻高昌人也 國制日進御膳用五羊而帝自卽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省羊三百五十有奇 起前吏部尙書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克敬至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旣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嶺海盜賊竊發朝廷調兵戍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兵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於朝卽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

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賀大明殿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言百官踰越班次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班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薩迪傳旨俾入班多爾濟巴勒執不可薩勒曰御史不奏詔耶多爾濟巴勒曰事不可行大夫復奏可也是日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以御史大夫托勒魯爲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爲

河南行省左丞相丁酉享於太廟甲寅立行宣政院於杭州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舉學校癸亥廣西

徭寇邊殺官吏廣海官已除而未上者罪之甲申太廟木陛壞遣官告祭是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監積分饒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癸巳廣西徭賊復起殺同知元帥吉賴斯掠庫物遣右丞圖噶密實將兵討

之癸卯月食既乙巳中書省言益都眞定盜起請選省院官往督捕之仍募能擒獲者倍其賞獲三人者與

一官從之壬子廣西慶遠府徭寇全州詔平章政事特默齊統兵二萬人擊之丁巳詔蒙古色目犯奸盜詐

僞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壬

申命騰吉斯爲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與滿濟勒噶台舊作馬札見古今改並爲御史大夫丁丑太白經天

己卯奉文宗神主附於太廟躬行告祭之禮樂用宮懸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言郊願國之大典王者必行親祀

之禮所以盡尊尊親親之誠宜因升祔有事於太廟帝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壬午帝命錄許衡孫從宗爲章

佩監異珍庫提點癸未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以革專利之弊乙酉中書省言佛事布施費用太

廣請除累朝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是月帝如上都放異渾蓋庭曰元史順帝紀至順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詔曰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于上都云云元統二年夏四月車

當時巡上都然于中無帝還大都之文壇監宗即位于大明殿殿在大都監宗在位止四十三日而順帝自靜江至京遜遜延夫即位然只在大都如元統元年十月之奉文宗御容于大承天護聖寺十一月之享太廟二年正月享太廟上文宗諡號告祭南郊四月文宗附于太廟及行親祀之禮皆是在大都事正疑順帝之即位在大都而不在上都其所云即位于上都者字或誤也此姑仍帝紀之舊而存其說于此

集賢大學士陳顥扈從至龍虎臺帝命顥造膝前握其手曰卿累朝老

臣更事多矣凡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於八月 五月

己丑宦者博囉特穆爾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院 辛卯以騰吉斯代薩敦爲中書左丞相薩敦仍商量

中書省事 戊申詔文濟王曼濟鎮大名雲南王阿嚙鎮雲南 是月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諡清憲舊令

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諡時寢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

書請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遣爲尙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諡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英毅侯妻

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六月戊午淮水漲山陽縣滿浦清江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乙亥騰吉斯辭左丞

相不拜復命薩敦爲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癸未復立繕工司造繒帛 乙酉追封雅克特

穆爾爲德王諡忠武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丁亥戒陰陽人毋得

於貴戚之家妄言禍福 辛卯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罷秋季時享 壬辰帝幸大安閣是日宴侍臣於奎

章閣 壬寅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 是日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條陳九事曰比

日倖門漸啟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弛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奸臣何以警

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於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千陰陽之和旱災變所由生也

宜顯命中書省官二員督責戶部議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

官府日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

纂取姬妾於海外 八月辛未赦天下 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眾 癸未中書平章政

事阿爾哈雅罷 是月南康路旱蝗賑之 九月辛卯帝至自上都 甲午猺賊陷賀州發河南江浙江西湖廣

諸軍及八番義從軍命廣西宣慰使都元帥章巴延將以擊之 壬子賑吉安路水災 冬十月乙卯朔正內外

官朝會儀班次一依品從 戊午享於太廟 辛酉以侍御史許有壬為參知政事知經筵事 丁卯立湖廣黎

兵屯田萬戶府 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內外官四

品以下減一資先是監察御史台布哈舊作太不花今改率同列上章言蟪蛄不宜加徽稱太后怒欲殺言者台布哈語衆

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

二疋以旌其直然其言終不用也 却獻天鵝 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為皇后營利 是月

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宋本卒本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為朋友之義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

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饘粥至不給本

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 是歲始以珍格皇后配享

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達魯魯魯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明文二母皆為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

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

后以配享先皇為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嫉魯魯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

后也奚為不可魯魯曰堯之母為帝嚳庶妃舜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嚳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

唐太宗耶察服其議而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皇后配享武宗擢魯曾爲監察御史 禁私創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申命廉訪司察郡縣勸農勤惰達大司農司以憑黜陟 二月甲寅朔革冗官 乙卯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驟冰雪之地脫有銜轡之變如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壬辰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駝馬凍死者十九民大饑 庚子御史臺言高麗爲國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選取媵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宜賜止禁從之 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議其禮 己巳以中書左丞王結參知政事中官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薩敦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是得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 封安南世子陳端午爲安南國王 夏四月癸丑朔詔諸官非節制軍馬者不得佩金虎符 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修累朝寶錄及后妃功臣列傳 庚辰禁犯御名 五月戊子帝如上都 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壬辰命嚴誣法以絕冒濫 甲辰巴延請以右丞相讓騰吉斯詔不允命騰吉斯爲左丞相 六月辛酉有司言甘肅撒里畏產金銀請遣官稅之 癸酉禁服色不得僭上 乙亥罷江淮財賦總管府所管杭州平江集慶三處提舉司以其事歸有司 庚辰巴延奏左丞相騰吉斯及其弟塔喇海謀逆誅之初薩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然曰天下吾家之天下巴延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朗達賚潛蓄異心謀立諸

王鴻和特穆爾

舊作是火帖木兒今改

帝數召達賚不至

鄒王齊齊克圖

舊作徹徹

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闕

巴延及鄂勒哲特穆爾定珠奇爾濟蘇等捕獲之騰吉斯塔喇海並伏誅而其黨北奔達賚所達賚即應以兵帝

遣使諭之達賚殺使者而率其黨逆戰爲綽斯戩

舊作搆思監今改

等所敗遂奔鴻和特穆爾帝命追襲之執達賚等送上

都鴻和特穆爾自殺先是巴延騰吉斯二家之奴怕勢爲民害多爾濟巴勒巡歷朔州悉捕其人竇於法及還

騰吉斯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曰多爾濟巴勒知奉法而已他不知也騰吉斯從

子瑪克錫爲奇徹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多爾濟巴勒劾奏之瑪克錫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騰吉斯被誅乃罷

是月大霖雨

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而殺人

者例杖一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

文今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喇海走匿皇后座下

后匿蔽之以衣左右拽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

遷后出宮秋七月壬午巴延鳩殺之於開平民舍壬寅專命巴延爲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乙巳罷雅

克特穆爾騰吉斯舉用之人

戊申誅達賚

舊作答里今改

等於市詔曰曩昔文宗皇帝以雅克特穆爾嘗有勞伐

父子兄弟顯立朝廷而祖造事疊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於子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復立朕弟伊

勒哲伯不幸崩殂今丞相巴延追奉遺詔迎朕於南既至大都雅克特穆爾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順厥躬巴延

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薩敦達賚騰吉斯相襲用事交通宗王鴻和特穆爾圖危社稷阿喇楚亦嘗與謀賴巴

延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

挈大寶界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爲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
巴延爲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濟大慙明飭國憲爰賜達爾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承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許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
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是月廣西猺

反命湖廣行省左丞鄂勒哲討之 九月庚辰朔車駕駐扼胡嶺丙戌赦 御史臺言國朝初用宦官不過數人

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請依舊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意從之 丙午詔以烏撒烏蒙之地隸四川

行省 是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巳流鴻和特穆爾達朗達賚及騰吉斯子孫于邊地 帝既除權奸思更

治化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庫庫舊作曉今改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庫庫力辭不可凡四書五經

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常所誦說嘗于經筵

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

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

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于色乘間則進告于帝曰天心

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于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

帝察其真誠虛己以聽特賜濟遜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庫庫嘗言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

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當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古願足矣故于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

嘗緘默 癸亥流御史大夫鄂勒哲特穆爾舊作完者今改于廣海鄂勒哲特穆爾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骨肉之親也

元紀 順帝 五

監察御史以爲言故斥之 選省院臺宗正府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訪審決天下囚 十一月庚辰敕

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糧 詔罷科舉初徹爾特穆爾穆爾正徹里帖木兒今改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

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乃論學田租可給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

一呂思誠等劾之不報徹爾特穆爾持議益堅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曰汝風

臺臣言徹爾特穆爾耶有壬曰太師擢徹爾特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

師耶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算

豈盡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起巖馬祖常輩皆可任大事卽歐陽原功之文

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

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

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選法果相妨乎巴延心然其言而其議已定

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朔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布哈舊作溥化今改諄有

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甲申太白經天 乙酉巴延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

今後無得保舉滯滯選法從之 丙戌太白經天 甲午以雅克特穆爾騰吉斯達朗達賚所奪高麗田宅還其

王喇特納寶星 戊戌召前知樞密院事福鼎寶喇布哈薩爾迪格還京師初二人以帝未立謀誅雅克特穆爾

爲所誣貶故正之 太史屢言星文示儆帝以世祖在位久欲祖述之辛丑下詔改元詔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

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

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也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好文錄因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傳薩都喇以足踢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于用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立常平倉 趙世延自至順中移疾歸旋有詔徵還朝不能行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

事效異元史宰相至元二年間不書世延復中書疑次年至都仍未上也今從本傳書之十二月戊午日色如赭 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

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 丙子安慶斬黃地震 丁丑西番賊起遣兵擊之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閏月丁亥日赤如赭凡二日 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于是臺臣復劾之而巴延亦惡其忤

己壬寅流之于安南人皆快之尋卒 是歲賜天下田租之半 詔凡有妻室之僧還俗爲民既而復聽爲僧

山東盜起陳馬驛及新李白晝殺掠山東廉訪使達爾瑪以爲吏貪汙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

紳之卽遣兵擒獲齊魯以安

至元二年春正月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 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於平江 前中書左丞王結卒追封太原郡

公諡文忠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瑄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 二月

甲申太白經天 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齋詔諭曰本死于王事嘗受賜後

收入官故復賜之 己丑立穆陵關巡檢司 丁酉追尊帝生母瑪勒岱舊作過來今改爲貞裕徽聖皇后 三月丁巳

以累朝珠衣七寶項牌賜巴延 庚申日赤如赭壬戌復之 乙丑以薩敦上都居第賜太保定珠仍敕有司

籍薩敦家財 甲戌復四川鹽茶之禁 夏四月丁丑朔日赤如赭 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

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緒黃等服 戊戌帝如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於故道 乙卯南陽鄧州大霖雨自

是日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爲災 壬申秦州山崩 六月丁丑禁諸王駙馬從衛服濟遜衣繫縲環

辛卯以汴梁大名諸路舊作脫別臺臺今改地土賜巴延 禮部侍郎呼勒岱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 庚子涇水

溢 秋七月庚申禁隔越中書口傳敕旨買支錢糧 庚午勅賜上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

蝗督民捕之日有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詔雲南廣海八番及甘肅四川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

司給糧食舟車護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爲瘞之 庚子詔強盜罪皆死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

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爲令 九月

戊辰帝至上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巴延太保定珠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舊作阿吉聚議于內廷平

章政事塔斯哈雅右丞相褒巴布勒舊作發參知政事納琳舊作納許有壬等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壬子武宗英

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入廟命官致祭 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勒格布哈於西番爲僧 是月中書平章

政事趙世延卒年七十七追封魯國公諡文忠世延歷官省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

儒者名教尤拳拳焉放異世延之卒徐氏後編誤係於元年今從傳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雜徭以

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札實舊作瞻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致宗室禮勳舊惜

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巴延等變亂成憲帝方虛己以聽札實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

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爲不道札實發其罪而按之

棄職夜遁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 是歲江浙旱自春至於八月不雨民大饑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紐薩爾江西行省左丞錫諦討之 辛亥升耐伊勒哲伯皇帝于太廟諡曰沖聖嗣孝廟號寧宗 豫王喇特納實里買池州銅陵產銀地一所請用私財鍛煉輸納官課從之 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綽迪宋詔明進諫帝嘉納之賜金幣綽迪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閭兒好使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故稱棒胡至是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行省左丞慶圖以兵討之 丙子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僞宣勅并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御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尙何言其語遂塞 辛卯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廣西猺賊復反命湖廣行省平章諾海江西行省平章圖爾密實哈雅總兵捕之 庚子中書參知政事納琳等請立采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泰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復立之以蠶戶四萬賜巴延 三月戊午立鴻吉哩氏爲皇后因雨輟賀后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也 夏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 己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己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爲亂命江西行省左丞錫迪捕之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庚申詔汝寧樺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

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滿兀班今改立行宣

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爲院使往討之 壬戌命四川行省參政舉理等捕反賊韓法師 丁卯彗見于東北大如

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凡六十三日自昴至房凡歷十五宿 六月戊寅贈丞相安

圖推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祠廟官爲致祭 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御河

黃河沁河渾河水皆溢沒人畜廬舍甚衆 戊子加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爲眞君 壬辰彰德府大

水平地深一丈 秋七月癸卯帝出獵丙午幸寶喇鄂爾多丁未幸龍岡洒馬乳以祭 庚戌河南武陟縣禾將

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盜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羣飛啄食之 庚申詔除人命重事之外凡

盜賊諸罪不須候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之 是月紐薩爾錫諦擒朱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衛輝府

自六月淫雨至是月平地水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舍民皆栖於樹木郡守僧喜努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

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 八月辛巳京畿盜起壬午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

神主及御牀盡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壓損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癸未河南地震 弛

高麗執持軍器之禁 是月帝至上都 九月己酉立皮貨所于寧夏設提領使副主之 立四川湖廣江浙

行樞密院 冬十月癸酉日赤如赭 乙亥命江浙行省丞相綽斯戡提調海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綽斯戡措

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 是月金華處士許謙卒當時學者稱何基王柏金履祥及謙

爲金華四子 十一月丙午立屯田於雄州 是月太白屢經天 十二月以滿濟勒噶臺爲太保分樞密院鎮

北邊滿濟勒噶臺巴延弟也時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詔賜孝子靳昺碑昺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於朝母歿昺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昺尸於五里外故特賜碑以旌之 札實除僉浙西廉訪司事至卽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由是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又以諸僧寺私茇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倫常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皇賦庶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卽著爲令 詔知嶺北行樞密院事秦曼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隣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云

至元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 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就養 宣政院

使布塔齊以年七十致仕授大司徒給全俸終身 是月詔修曲阜孔子廟 二月丁卯罷河南等五省行樞密

院 庚午帝畋于柳林 乙酉奉聖州地震 三月辛酉命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監修至正條格 夏四月辛

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癸酉以御史中丞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爲御史大夫托克托滿濟勒噶台之子也早爲文宗所

器曰此子可大用至是掌風憲大振綱紀中外肅然 己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至京師誅之 癸巳帝薄

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佛嘉律舊作佛家闡今改爲考功郎中喬林爲考功

員外郎魏宗道爲考功主事考校天下郡縣官屬功過 六月辛巳袁州民周子旺反僭稱周王改年號尋擒獲

伏誅 己丑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二丈漂民居殆盡 是月信州路靈山裂 漳州路南勝縣民李志甫

聚眾圍漳州城守將綽斯戡與戰失利賊轉掠龍溪縣民蕭景茂結鄉兵拒之戰敗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
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州鬼豈從汝爲逆耶隔州其居里所也賊怒縛景茂于樹斃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
罵賊以刀抉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時賊勢益盛詔江浙平
章拜布哈發閩浙江西廣東四省兵討之不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
縣尹 秋七月壬寅詔以巴延有功立生祠于涿州汴梁 己酉奉聖州地大震損壞人民廬舍 丙辰鞏昌府
山崩壓死人民 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己巳申取高麗女子及閩人之禁 辛未宣德府地大震丙子京師
地震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 癸未改宣德府爲順寧府奉聖州爲保安州以其地數震故也 是月帝至自上
都 閏月戊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復如之 九月癸酉奔星如杯大色白起自右旂之下西南行沒于近濁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紹熙府本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
國初以其地荒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命御史大夫托克托兼都總使治書侍御史吉當普爲
副都總使初帝發上都至雞鳴山之渾河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
宿儒講求治道至于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壬午四川散毛洞蠻反遣使賑被寇人民 十二月戊戌
立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既定緬地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令三年一入
貢至是來貢故立官府 是月太白屢經天 是歲集賢大學士陳顥致仕命食全俸于家 前樞密副使馬祖
常卒追封魏郡公諡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
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齟齬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